

例刊告廣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
每行刊費洋五角中報全
刊費一元八角每行刊費
及新開中報加倍刊費及小

報晶

格價報定
每份出報一
計其外埠各埠
計其外埠各埠

上海五洲大藥房
海波藥
自來血
樹皮丸

這位先生
生苦何愁
煩心請
諸君看

寒露雷
告廣字雷寒
定期不延

欲上便安
手穩宜海
我成良新
會價改社

老牌
安利博
電池

醫御前謝
生先父燮施

丸應消應萬
正威大藥房

院醫治逢江
製秘楷世張

國中
癰子頸膏藥

華北新聞
本報八月二十日出版

十一年
癩癩
必休

行發總錄鐘隆興潘
告廣月一價廉大
品容美世蓋
嬌的的奇神古千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腎弱
丸腎保製秘氏安兜

(翁丹)

中靜久坐疏林。
 和劉仙 青山暮色幾昏沉。石上題詩新墨翠。庭院開梅香韻。聽
 見花間最上枝。
 和李白 暮溪清流一曲池。韶光明媚正芳時。閑中莫放春華過。又
 見花間最上枝。
 和姚合 暮春天氣記行程。柑酒攜來去聽鶯。莫道仙家好遊覽。下
 方塵俗最關情。
 和盧仝 議論人間汗漫游。松林亦坐正科頭。攜來千日山中酒。時
 局如斯醉亦休。
 和徐俯帶君 人情險阻蜀山嶺。路轉峯迴不計年。指點前途平坦處。
 性靈還照此心閒。
 和字琳宮 紺字琳宮記壯遊。笑他天子號無愁。求仙風返安期島。事
 世人和應杜秋。電火无陰空去住。烟雲事跡任沈浮。蓬萊舊侶如相問。
 放眼栖神遍五洲。

(緩調)

天眼能通赤白晝。虛空粉黛一青觀。
如何阿兩玲瓏者。祇向文章一面看。
余所爲不著。字之秀才詩。純
以遊戲三昧出之。頗自不落
邊際。而詩祖宗則曰。助他張目。
曰。明白已遲。是蓋仿就余文
之正面。略一沈寢。而未暇探索其
言外之意。故無怪其云爾。而祖宗
雖未白。又豈若是鑿鑿。余經時祖
宗爲秀才。亦偶備以淡蕩耳。豈真
秀才詩則祖宗。况詩祖宗卽爲
秀才。於其生平之學業聞望。又豈
真加損哉。而奚爲是動色以爭也。
呵呵。

助人張目未爲奇。皮裏陽秋亦在茲。
信口不妨相附和。由來放味有明知。

生乎耳裏割人頭。君獨胡爲別有
憐憫勝懶多待罰。故宮不黍有餘
此則聊與時祖宗談也。詩祖宗
不肯做秀才。而初不諱言其爲
官。則制衡時時不惡諷矣。阿何。
是誰現秀才身。惡得人間幾幾
禁尼詩宗公案。了。惹得人間幾幾
詩祖宗自言。結東六句詩之
詩。已成四首。想不日便可快
一重公案。就此發落。善哉善哉
阿何。

○餘紙未盡再贅一詩○

不美。銷路日蹙。除函請神州日報轉送外。單價銷
 員亦將達萬。九月一出一。殊未足以副諸君之雅意。

故特自本年陽曆九月二日起。改為隔日一出。每
 逢陽曆雙日發行。增刊無定。此後所謂三日兩照
 見。仍不失品字之規模也。特刊預告。

本報自九月起。改為三日兩
 頭見。以往。報價改正如下。零

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日本朝鮮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郵費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凡閱神州日報者、附送不取分文、廣告照每期刊價增加

啓事 本報業於癸卯年九月三十日、發行三二號紀念增刊一張、俾可於月一日、發行三三號紀念增刊一張、俾可於

秋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殺歸家 賞花美人春中酒

無如孩兒說得這般惡語，他們都把來當做耳邊風，還後又聽見孩兒有長遠，孩兒抱着那破舊棉襖，曉得他來當做耳邊風，開去，一定不會好好的結果。其時孩兒斃了這一口氣，隨即悄沒聲的拋了衆弟兄，孤身另回原籍，和冷水的春秋也高了，得傳本一日，便畫點一點的心，飯煮熟，喝口冷水兒都是願意。……資助他說一句，便畫點一點，……等他說完了，兀自拍着床沿哈哈大笑道：「好好，有兒如此，也不枉我費一場，你既肯做實業，這般的苦悶，難道我硬不能做實業的孔夫二屨，天色已深，又是風塵塵，早些安歇罷。」

他父親聽了，然後跳得出房，早見他媽在廚下燒了一鍋熱湯，給他洗洗，又在對面房間裏，放下一大堆粗布，算做鋪子鋪，向他爹是沒生過眼目的，和爹講話，好像不再生下外邊去出了，這也好了。……露露却不理面會，一傷了你的筋骨，將來叫我什麼話？……露露却不理面會，一傷了你的筋骨，將來叫我什麼話？……

他母親說他先走起來，推門一望，只見滿天的雪，正在那裏撲捉，扯起

3

上期載寒雲之典與軍詩偶一篇以限於篇幅故。後吳之竹德頌
未登茲錄於左一字不易以存其真。誠如寒雲所言。不若前吳之
沾乎叶韻。失天然之質。而墜將軍之度也。後吳雅篆猶卿。不知為何
人。(姓註)

肅程風表植然躬。絕處塵俗不凡草。
生平久戰無敵敵。軍百萬驅驅風。
掌握千軍胸脅。言論方出京華志。
心竹鳴志師韻。數言青竹定君志。
東萊竹硬似鐵石。瘦漢宇成底奇功。
移竹洛陽陷中原。何物復騎步難難。
徇使竹竹中木。何絕此天節時侯。
斯竹差與竹木伍。素志絕蒼翠翠。
鐵樹爭金君不意。葉隨風鳴敵胆碎。

牡丹富貴不堪誇。妖姚嬌李媚人。
孤竹可選風吹柳。孤竹可掩毒日。
喂他惜樹葉依高枝。秋日落風以風。
幾度霜寒葉落因。無長落風以風。
清高雪梅惜映紅。笑彼松柏曲曲。
秋風蕭蕭有相去。離離墨客幾提提。
壓艷羞難高相去。離離墨客幾提提。
三湘舞竹無足恨。純素動節不埋埋。
秋南青竹何乃摩。珊骨挺然鶴立。

評(隱小)

結東二句詩之二句詩 (詩祖宗)

自不倭於商報仿某六句詩以幾
 和韻者爲伏魔(按)丹參)效
 之者爲寒雲(少卿)演入小說
 者爲韻林、不問事理一味狂
 吹者爲(紅劍)之亂劍、譏見卑陋
 (胡謔不堪者爲金君莊)知其
 源流而助不倭張目者、爲(冷眼)

多睹罵官人輩、指點迷途是駭翁。
 圖就地盤三報大。經過筆陣幾回雄。
 七言六句非余始。萬水千山仗汝上。
 (紅劍)圖由汜口來。金君莊圖由西安
 來。解得冶金還鑄劍。(兩劍一金、
 熱腸可感不平哉)
 不享有三無後大。秀才加二便稱雄

三、

意所能料也。秋窗兀坐，筆銳一過，頗具十色五光之美。適不候將有皖省之行，爰就本事，成詩四首，爲六行詩，一結束，并謝張厚堉伏魔冷眼不平夢游諸君之盛意，夢遊居士薨名去。冷眼先生意愈豪，徵律竟將詩送去。（紅劍云，氣死祖宗，還不打緊，不按註曰：詩祖宗是我們的別號，將詩送去，你便是。相請，在我則可，不取實信。）糊塗得謔言云：張冠李戴尋常事，嗟我何事作某翁。

附曹休來頭大。愚想全憑後眼捷。（典見新中報紅劍長劍南君面）狐假虎威空矯正。狗獐貂獐那能亡。世

性服人字號進士三書有拙作詩集見姓字住址見上，當有拙作詩集見政、緒結、縹緲、賜函寄上海望平街品報館張厚堉先生接交妥收，賜覽先生賜鑒。小兒七絕八首。

儒林拾

爲題年見存
倒才之
個團
挖得
亦長我殆二十年，然四人者，

本朝鮮同、其餘外國
報者先惠、郵費在內
者、附送不取分文、影
本朝鮮同、其餘外國
報者先惠、郵費在內
者、附送不取分文、影

爲特別稿件、國君李帝注意、凡讀神
州日報、及直達訂本報一月以上者、
贈送不取分文、存市上零購者照算
此啓

啓事四 凡投稿者、希於
封面、明品級
附編號、勿用個人名義、否則如
有遺失、概不負責、此啓

吾懷
愛人
亦未

近口海上。數刻之稍有評論價值者。法泥兒獵勿遽向廚廁。詎沉思時聞

而王

固銷不獲。如作遊記。日所演。乃生殿之第二本也。予情在日。號稱劇界之創造家。其所排演。自爲人所注意。茲將見聞。記之如下。以供嗜曲者之研究也。

《曲江宴舞舞花球》 此幕已屬第三場。先有明星登殿。觀衆曲紅兩場。皆無可記述。惟平園之曲。在二場出現。衆人推行之圖。單車。實爲新奇。爲舞台上前所未見。衆贊稱。用力抬上覆抬布。當經羅利。盡裝之矣。在天影飾明皇。巾幘亦猶劉瑤之

遜清同光間。票友有王桂芳者。唱聲生。聲調作上無不卓絕一時。爲長庚所傾倒。大頭長秀。尤時向諸伶。見其優長。人。不啻今日之側左。頭戴金圈。留散髮。中衣食往。不帶內行履。勝之。下海。當招若。壓不勝。同。等。友。員。皆。與。王。會。抑。入。

票友

字

然王

能

飛

壓

亂

長庚

會

抑

夫人 尚

舞舞花紅，那班人便就紅衫金帶，
纓中結一珠二名兒，各執一作師
師之舞弄。胡琴拉似不非、夜深
沉沉鼓之外，以小銅木魚、按之
頗似吹簫口之法，聲亮也。舞畢，楊妃
聲言更衣，因即退下，餘人亦次第散
去。誠國夫人獨留席間，遂為第壹
強入室中，內監中有二織眉而面形
似古城中關公之馬童模樣者，不
解爲誰，此時上榻，始知其爲高力士。
耳力士既見明皇與虢所爲，忿欲殺

王受愛而死。一日某歲，
帝幸麗華園，顧知王惠
肺癰至宮，以言戲之曰：「僕
今日遊坐宮內，會與祇太子
子昔時遇過展申演，且退
避一個制度，更不敢取。僕一
觀短衣長，髮子亂垂不計下
腰者，當以戰太子奉讓。」此輩
自能自勝乎？乃至是憤
氣不能自遏，乃上表發願
太平，終局無一舉一動。

唐馬周

印

倒妻偵妻案 (疑姑自)
(北京寄)

陰陽生、初亦有所格遺、生不受、致終不免險、雖然既險、生亦無可如何也、吳陸朱某、武進人、昨來陸軍大學、風聞吳與朱處恃恃、狐爲之不平、及楊氏與吳妻安撫無事、益憤懣不已、乃致致書各報刊而密檢

西直門內三官廟二號有吳澌人者、近年在京邸著書供職、納有一妻、吳已病歿、吳妻楊氏居鄉里、未嘗隨吳出門、今楊妻得見吳與鄉人結伴來京、吳即令楊

報答

救也。月朔與母言旋。楊乞憐於其姑。欲隨之歸。與母平日固尙愛此婦。然畏及子妻戚。不敢祖楊。楊既乞與母。母乃語與。途中欲楊作伴。吳大怒。謂渠去此。聞不爲多難。一友僕耶。立命妾來楊室。將詭託除間。數以其懷德武進謝背棄。將絕太極。痛其難。重置之。楊以體無完膚。痛不可忍。兼思與渠復倒妾。常日虐待。猶無生趣。至夜。遂自絕。渠命翌日。

情。聞與渠。初約不認。略施其術。卒一吐言。恐不久必當定讞矣。

代游天峇看報人

(爭事)

本報二百九十一期有報人有一寶奉隱匿正遊天二頭。適遇天北上。未見此報。由鄙人代答。

刀馬旦在甲申以後。(以前未考)小

不敢與

[illegible]

來書謂西瓜過熟，緩當奉覆，

大有悲觀大雄
大雄雖病莫能
無傷也、一笑、

之至

妃謝家。見明皇陸上，見而大怒，遂命力士送楊妃歸家。力士來報告楊妃已歸家，明皇遣人迎，妃乃大爲悲憤。遂將髮剪下一綰，由力士持之以去。

「歡愛復舊」。此處用新歡之舊，隱隱出諸家皆被斥退，嗣見力士手中之髮，乃知何來，力士以實告，深由力士力諷召妃歸宮。

況世尊賞杜妃。坐一園，中設一几，明皇楊妃，坐中飲酒。召李龜年，命唱《涼州》。李弟歌唱，在內簾唱曲。一折，復召李太白，由明皇後視，見以上，折復召李太白，見明皇後，正中有和唱，支其一段，內搭宮女，正中有和唱，支其一段，宮女捧侍，宮其國者，乘既至此，遂人後。

楊妃見其時，前赴窗牖，窗內電燈忽明，楊妃櫻其上，身由窗之玻璃，映出明輝，楊妃櫻其上，身由窗之玻璃，映出明輝，楊妃櫻其上，身由窗之玻璃，映出明輝。

時此出，并宮女之聲，慷慨而前，上問，映出，并宮女之聲，慷慨而前，上問，映出，并宮女之聲，慷慨而前。

此時如過洛室之內，明皇身，而前，上問，映出，并宮女之聲，慷慨而前。

立窗明大有特奇，少時楊妃裙帶而出，宮女大，而寬袖之衣，來之以帶，宛然一東洋女子，醉酒醉，唱出，宛然一東洋女子，醉酒醉，唱出。

大，遂與明皇攜手而下，後「七夕密宴」。布一玉手欄干，後有碧天皓月，楊妃上唱二六板一，變奏，奏得甚密，密宴，均在六板一，變奏，奏得甚密，密宴，均在六板一。

全劇分幕甚多，茲所記，依其原序要目，盡附及其半也。

進部

從前上大夫好歌曲，多不
顧發及脫白與身分。蓋以
登台爲恥，不屑與伶人伍
也。（吾鄉之重清曲，正以
此耳。）當時吏紳演劇者
友者，大抵郡署吏胥之輩中
流以下人物（即有貴遊者
則另其班，名爲數至俸）
顯則此輩，相戒不得下海。
以爲是乃極可恥之事。故
票友及日貢重者，固主欲
避之，以圖厚利，必多方

聲望端，然彼時票友串演
紙有出資贊助始能上台。
頗無以稱排闥銷名。自京取
絕漢人與錢者，故玩票者
國家之人，方面所聞，今日
之家，一時而香煙勝，今之
實行，自帶鼓手，自樂琴
師，甚至自學從前坊曲山
脚，且直趨上古胡亂唱之
輕易以老牛所贈之新法。

自贊齋園傳後，隨時更有
者，止唱調票房，見其更

不爲觀衆所歎服，
衣襟襖袖喪失，膿血狼
無力延緩驚風，口說
得君于酒釀
而死，背言
至所演劇，無論堂
中，不喜有外串
會，王偶至後

出如

王歌此二詞，欲一
長庚竟，王爲演捷
長庚立吾御德之
深沈撫板、如何敢
以長庚此二敵也乃
以王曰已萬忠
王歌此二詞，欲一
長庚竟，王爲演捷
長庚立吾御德之
深沈撫板、如何敢
以長庚此二敵也乃
以王曰已萬忠

自是王益爲人所
好惡矣。此則真在
手執口，王則真在
手執口，王則真在

從前票友，卽對白進行
者絕少，卽擊鑼打手亦鮮
有自己帶人者；內行角
如長庚之技，能多十用官
場面，故非伶能，亦有把
提，無礙不合矩度，弗耽輕

之樂友則不然，幾於上
以不能下海者可恥。其
貧無以自存者情猶可原，
若彼豪富之子，亦復如是，
眞不可解已。

館中十，由十人如數千名
任一人謂此何因主智識
人入此例某師自白賄賂
其然然不依所知往來
揭文放在保定，每請知事
芳往演云爲戲賑救百
苦住距里再戲幾日，而居
儀之費若干已開闢支友方
受護之患何矣（是不即知
同家之先河矣）有發錢可

哀（未完）